

去岁，陈丹青出了本新书：《张扉与木心》，我在一个读书会上幸运获赠了这本书。

张扉，即陈丹青，此笔名系木心所起——木心觉得陈丹青三个字都是横竖笔画，签名不容易好看，于是给他起名“扉”，因为陈丹青喜欢山，而“扉”字，指山路崎岖。张姓，是陈丹青母亲的姓氏。

木心死后，陈丹青忽然明白：“要和这难弄的家伙不分离，只剩一条路，就是，持续写他。”因为不想分离，此后每逢木心忌日，陈丹青便为他写一篇回忆的稿子。待木心纪念馆、木心美术馆成立后，又年年为一些与木心相关的参展，写点文字。历时八年，积累十余万文字，才有了我手边的这本书。

书中，最感动我的是第一篇文《守护与送别》，这篇文记录了木心先生的最后时光。一个从不肯就医的倔老头，究竟还是抗将不住进了医院——他形销骨立，束手无策，乖乖地任人摆布，垂死的老人何其相像？我读着读着，想起远去的父亲，泪水就怎么也止不住了——文字的共情力量莫过于此……书里还搭配了多幅图片，一页刚见过慈眉善目的老学者木心；翻开几页，突见苍老

## 张扉与木心

□陆小鹿

瘦削的病人木心；再隔一页，十九岁的青年木心跃入眼帘，韶华大好，青春正气；又翻了几页，赫然看到晚清小筑里肃穆的木心灵堂——强烈的时光对比，给人带来深刻的视觉冲击。赤子清白的小孩，任由时光这支笔，自燃然春夭雕刻至寂寂冬天，始自冬天陷入无尽的沉睡，人的一生，就这么完结了。陈丹青说，人写出伴送死亡的记忆，据说是为卸除哀伤。然而哀伤并不难承受，难以安顿的是，迎对消失。

那么，该如何去迎对消失呢？刺痛之后又如何生活呢？有效的途径之一，便是在文字里继续怀念。

木心逝世两周年之际，陈丹青写了《孤露与晚晴》，记录了木心死后他的心路及一众粉丝的悼念之情。乌镇的晚晴小筑由幽静转为凄清，好在，那里终究诞生了木心故居纪念馆。馆内陈列的文稿，是自诩“孤露”的木心在海外时所写。我望着书中时年六十岁

的木心照片，那般帅气、年轻、目光如炬。甲子之龄的生日，为他庆祝的只有六株鸢尾，一只插了六支小蜡烛的生日蛋糕，还有陈丹青为他准备的一桌菜——木心当天送了一本笔记本给陈丹青，最末一行写了这些字：“丙寅二月十四日，予满甲子，海外孤露，唯丹卿置酒相祝”——异国他乡，海外孤露，彼时结下的情谊，实实在在金不换。这也就能够理解为何陈丹青会不遗余力去推介木心，对他有患难的深情。

若思念一个人，看到他用过的东西会想他，看到他住过的地方会想他——当陈丹青再度去到纽约，绕到木心的故居杰克逊高地，这个最初写就文学课讲义的地方，不免思绪翩跹，往事历历，先生的诗犹在眼前，然已物是人非：“草坪湿透，还在洒蓝紫鸢尾花一味梦幻/都相约暗下，暗下清晰，和蔼，委婉不知原谅什么/诚觉世事尽可原谅”。情难自抑，陈丹青写下饱含情感的《杰克逊高地》。

乌镇，是木心最后魂归的故乡，那里，坐落了一座木心美术馆。在《绘画的异端》一文中，陈丹青回忆了木心对美术史的见解——木心美术馆的落成，于他，终于被人确认是个画家。他生前对美术馆只有一个要求：用影像设备放大他的小画。美术馆的放映墙因此长达九米，虽然他看不到了，但他实现了自己的愿望——而这个愿望的实现，我以为，他的老友陈丹青功不可没。

木心美术馆的开馆特展，有一个尼采文献展。陈丹青为借得尼采的文献文物，特飞去德国魏玛，后来写了一篇《魏玛之行》——他迢迢千里飞去魏玛，只因木心毕生都在阅读尼采。他们为特展忙活了大半年，只为一尊尼采的木心。有友如丹青，是木心的福气。

木心，无数次以欧洲各国作诗作文，却从未去过那些地方。唯一的一次英国之行，同行者中便有陈丹青。在《乌镇的孩子

——记木心的英国之行》文章里，穿插了多幅木心的英国留影。他穿着西装，戴着鸭舌帽子，一件浅白色细麻布背心是自己亲手修改的。他和建筑物们合影，对着镜头摆出儒雅的姿势。离别英国之时，他买了白金戒指和衬衫袖扣。此后，他就时常戴着这枚戒指。2011年底濒死前，他憧憬着对陈丹青说：“以后你出去讲演……戴上袖扣……把手举起来，让人看见，就说……我送你的。”他至死还念念不忘送东西给陈丹青——他们两人，岁数相隔二十六岁，却能相逢欢悦，不拘岁月，这对亦师亦友的“忘年之交”，着实让人钦慕。

书中还收录了陈丹青写的《文学回忆录》后记，以及《木心谈木心》后记。书的末尾，还有《新周刊》及《羊城晚报》对陈丹青的访谈。陈丹青说，我感激木心，自从我认识木心，沮丧被唤醒了，从此我开始改变——也许，这就是陈丹青对木心好的缘由。无论如何，陈丹青因木心而改变，木心也因陈丹青而为大众所知。人生遇一好友如斯何其幸运。

嗨，木心，现在我们都知道了，“张扉”就是陈丹青呀。

## 新书架



《夜行货车》  
陈映真 九州出版社

本书收录陈映真创作于1967—1982年间的6部中短篇小说，聚焦两次世界大战后台湾腐败、奢侈、炫丽的“后街”，反思环境的崩坏、人的伤痕、文化的失据。透过台北上世纪八十年代“华盛顿大楼”里的故事，讲述经济飞速发展的时代人们被异化的生活、被压抑的梦想、被辱没的尊严、被无声伤害着的心。



《显微镜下的成都》  
王笛 上海人民出版社

全书以四川地区四个特殊的历史文化现象街头、茶馆、袍哥、麻将作为具体个案，将目光投注在小人物身上，通过档案、口述史、地方志、小说、竹枝词、调查、新闻报道、图片等多种资料，还原了四川，尤其是成都地区的日常生活记忆，细致入微地绘制了一幅中国腹地大众公共生活的生动画卷。



人性的光辉。  
作者选择与众不同的生活方式，开启全部的感官，以细腻的笔触，写下感知的一切，有回忆，有思索，有希冀，有忧思，“听着音乐，背着书籍，奔向每一个能让自己的地带，树在，山在，人在，时光在，世界在，万物在。”他享受这种状态，“要让独行成为生命的常态。”

作品文字优美而富有哲思，诗意深邃又气韵沉静，对大自然和生命万物的深切感悟，如宁静的深海下涌动的清流，创造一个安宁美好的时刻，将我带入愉悦的情境，解读深藏其中的文字之谜、灵魂深意与精神内蕴。

(《停歇之书：给自己留点空白》田禾 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20年4月出版)



《顿悟的时刻》  
张锐然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

突如其来的精神显现，意味着一次顿悟。这是张锐然首部文学评论集。从人物、视角到冲突、情节，以创作的框架，构筑阅读的王国；从乔伊斯、契诃夫到门罗、波拉尼奥，截取当代最具代表性的文学瞬间，淬炼成小说独异的配方。15堂创意写作课，迎来文学顿悟的时刻。



《咫尺天涯：最后的老北京》  
肖复兴 三联书店

走在北京城里，不经意间就会和“历史”擦肩而过。人们熟知的多是作为景点的历史遗迹，但还有一种鲜为人知的历史，藏匿在街巷花木、古旧建筑、民俗百态，甚至泛黄的纸页之间……本书所记述的，便是这些常被人忽视、却带着温度和情味的历史文化载体。作者笔下的北京虽然在地理上和人们近在咫尺，但传统层面、记忆层面、文化层面的北京，已渐行渐远。



《奇回头：谈谈孔子，谈谈老庄》  
刀尔登 山西人民出版社

先秦诸子面对的是一个荆棘遍地的时代，他们变革不成，才退而著书立说。一批未能改造自己所处时代的智者，会知道如何使未来世界更好吗？今天的人们应当以何种姿态面对经典？作者阐述了对儒家、道家经典中一系列核心理念的认知，更展现出一种从文本中探寻真相的毅力：揭开历史之上种种误读或曲解对经典的遮蔽，以真性情读出古典思想的真义。

## 一个人行走在未知的路上

□艾英

出来，过自己想要的生活，像自己喜欢的思想家、哲学家、作家、诗人，自然主义者如尼采、梭罗、纪伯伦、赫尔曼·黑塞、杰克·凯鲁亚克等人那样生活，在路上，在思考，在追问，在自省，思考人类生存的终极意义。每个章节前面，作者都引用这些人及其作品中的名句，可见对其影响深刻。

四个章节，四场旅程：“从未厌倦追逐本心”描写坐火车从中国最东边到西南角、再到缅甸的经历，绿皮火车、七号车厢、全程三十九个小时，在当下中国都是非同寻常的体验，中间叙述自己来自西部山区、美丽家乡——恩施，这个名字现在广为人知，却是作者十五岁时就要逃离的地方；“与静默的灵魂相遇”记录在生活的城市杭州，在一天之中徒步穿

行西湖群山，其间的所见所遇所思所得；“生命就是归于宁静”，记述一场穿越时间和心性的短途山地车之旅；“只想找个精神出口”，叙说用十七天时间踏过大西部土地抵达拉萨，又花十四天慢走尼泊尔。

作者很少写路上的景色、各种场景，虽然他所到之处有绝美的风景。而是写从过往的经历、故乡的生活，读过的书籍，听过的音乐中得到的所思所想，向自己的心灵深处挖掘。也写到儿时小伙伴、青春时期的朋友、陌生的女孩、摄影师、艺术家、送备胎给他的独行者、日本旅行者等，有的是早期的交往，有的是短暂的相遇，这些人都没有名字，除了一个叫苏深的上海男人。他与苏深在路面上互相帮助，同甘共苦，一起吃夜宵，但是骑行结束，杭州与上海近在咫尺，他与苏深不再联系，这是作者与世界相处的方式——他不关心他人的身份、工作和现实的一面。

作者自己同样神秘，他从哪里来？要到哪里去？他独居、独坐、独行、独立，孤寂、孤单、孤僻、孤身，但并不孤独和忧戚。同时他也不是一个冷漠、麻木的人，书中倒数第二章节“伟大的歌者，能唱出我们的沉默”描写七个沉默的时刻，分别发生在新都桥、高寺山、理塘、金沙江、然乌湖、波密、拉萨。沉默的时刻，是生动的时刻，更是感动的时刻，“在这个处处讲究利益而人人趋之于自私的年代，他们乐于助人的友善和无私奉献的精神，让我变得沉默。”作者怀敬畏之心，发现

## 做并肩而行的树

□许欣怡

或许有人会说，自然法则与社会机遇造成个体的现实差距，“俯视”与“仰望”在所难免。诚然，不可能每一份爱情都恰好势均力敌，也确实有可能出现一方对另一方的崇拜心理。但一场爱情若是想长久保持，平视对方必定是最重要的条件之一。即使我们无法做到绝对平视，也应当把“视另一方为同等位置”当作最基本的角识别。

曾有人戏称，恋爱时都像《泰坦尼克号》中的杰克和露丝一样惊天动地，结婚后却像《革命之路》中的弗兰克和艾波一样鸡毛蒜皮。《革命之路》中的艾波是个富家女，却爱上了穷小子弗兰克。影片中不厌其烦地播放着她的“你应该感恩戴德！”和她处于“制高点”的施舍感，最后两人不欢而散。

毛姆在《人性的枷锁》中说道：“世界上最大的折磨无异于在爱中又带着藐视了。”劳伦斯太太和艾波的悲剧都与之有关，一个被对方藐视，以至于迷失了自己；一个藐视对方，以至于在精神主导的自我感动中摧毁了爱情。在失去了对伴侣的尊重与包容后，在失去了对爱情中双方的平视视角后，感情已不再是她们生活中锦上添花的调味剂，反而成了痛苦与争执的根源。

近日在全网掀起轩然大波的“包丽自杀事件”，更是为我们敲响了警钟。正当人生大好年华的和艾波的悲剧都与之有关，一个被对方藐视，以至于迷失了自己；一个藐视对方，以至于在精神主导的自我感动中摧毁了爱情。在失去了对伴侣的尊重与包容后，在失去了对爱情中双方的平视视角后，感情已不再是她们生活中锦上添花的调味剂，反而成了痛苦与争执的根源。

近日在全网掀起轩然大波的“包丽自杀事件”，更是为我们敲响了警钟。正当人生大好年华的

包丽因与其男友爱情中平视视角的缺失，竟在后来发展为“狗与主人”的畸形情感。包丽的悲剧警示着我们：不以尊重对方个人独立性为基础的感情，即使开出花朵，也终将病变。

“我爱你，绝不像凌霄花那样攀附你，”爱人们应做一棵树一般的伴侣，在艰难困境中共历风雨，在平淡生活中分享虹霓，在平视平等中共同成长，收获爱情。

“我愿做你的菩提树，你也来做我的吧。”王小波对李银河的这句话可以说是平视男女爱情地位的最好注释：

别让爱情在俯仰中畸化，要让爱情在平视中丰盈。

地放了它，希望放生可免她的灾祸……

最后，贾蔷虽是宁府正派玄孙，但他父母早亡，从小跟着贾珍过活，长到十六七岁之时，便搬出宁府自立门户去了……我们知道富家子弟与平民女孩相恋，最大的障碍主要是两个，一是男孩缺乏谋生能力，二是男孩家长竭力反对。现在看贾蔷的情形，前一个障碍不存在，后一个障碍基本上也不存在，换而言之有一天贾蔷要娶龄官的话，大概率不会有哪个亲戚出面强行阻挠此事……综上所述，贾蔷完全不同于那些软弱无能的大宅门少爷，贾蔷恋爱应该有着美好而光明的未来。那么龄官为什么不能爱贾蔷呢？这女孩在选恋人这件事上亦是独具慧眼的。

雪芹先生内心一定也是佩服龄官的，所以他让第一男主角贾宝玉目睹了龄官在蔷薇架下画几千个“蔷”字，贾蔷冒着高温酷暑买了小雀儿来给龄官解闷的动人场景——他没有安排哪位尊贵的小姐来开导宝玉，却让一个唱戏的平民女孩给宝玉上了一课：大观园里众多女孩的眼泪岂能归他一人所有？不过是各人得各人的眼泪罢了——识分定情悟梨香院，作者对龄官这个人物的爱重不言自明。

龄官后来的结局怎样？曹公在前八十回没有明确交代，高鹗的续书里也不曾提及。不过我认为她和贾蔷多半有情人终成眷属了。为何？因为一位有着很高智商、情商和财商的姑娘，她的运气绝不会差的，不知读者诸君的意见怎样呢？

## 话说龄官

——红楼梦人物浅析之二十

□张芳

可难为了这女孩子，好生教习”，而且额外赏了龄官两匹官缎、两个荷包并金银锞子、食物之类……龄官从此成了戏班子里的台柱子。

第二个桥段是宝玉碰壁。一日，怡红公子贾宝玉闲极无聊忽然想听《牡丹亭》曲，因记起家养的戏班子里龄官唱得极好，遂特意来梨香院找龄官。见宝二爷来了，院子里的宝官玉官等丫头们纷纷笑脸相迎，忙不迭让座。在里屋小憩的龄官自然听到屋外动静，却并不出来加入赔笑脸的行列，仍倒在枕上闭目养神。宝玉一向与年轻女孩子说笑惯的，只当龄官同她们一样，就熟不拘礼地走到龄官床前坐下，嬉皮笑脸地央她起来唱《牡丹亭》里“袅晴丝”那一套……谁知龄官见他坐下，忙抬身起来躲避，待躲得离他有两米之远（异性接触的安全距离），方正色道：“嗓子哑了。”

龄官的聪明还在于她懂得果断排除前行道路中的各种干扰，牢牢把握住自己千辛万苦才争取来的幸福……被众人当凤凰捧着的贾宝玉竟然是一种职场干扰吗？当然！那一回宝二爷要听她唱《牡丹亭》，她若当真一口应承下来，殷勤小心为他一人唱戏的话，会有什么样的结果呢？无论是宝二爷会多喜爱她一点。可这喜爱有什么用？顶多赏给她一份豆腐皮包子或糖蒸酥酪之类，且还要为此付出极大的代价——这份偏爱一定会让一些丫头老婆子们心怀不满，用不了多久必会到老爷太太们跟前嘀咕，特为买了会演戏的小雀儿来逗她高兴；她看着小雀儿伤心，他又忙忙

云云，那时她的处境就十分凶险了……既然早知女艺人结交公子哥凶多吉少，那为什么不远着宝玉呢？龄官说自己嗓子哑了，唱不了戏，婉转地给了宝二爷一个软钉子，实在是明智之举，她这一拒绝，给自己的将来避免了多少糟心事啊。

也许会有人反驳我说，你说龄官聪明过人，也不尽然啊，一个有头脑的平民女孩怎么会爱上宁府国少爷贾蔷呢？不是说公子哥靠不住吗？我倒是觉得龄官选择贾蔷做男友，眼光还是不错的。因为第一，贾蔷虽说也有几分少爷习气，但那是遇见龄官之前的事，自从与后者相识之后，便改了许多。第二，这人颇有些才干。为迎接元妃省亲，宁国府贾珍派贾蔷负责戏班子筹建工作。无论是赴姑苏聘请教习，还是采买女孩子、购置乐器行头，或是安排演员们学戏、管理日用出入银钱等事宜，贾蔷都料理得妥妥当当的。由此可见，他的治生本领在荣宁二府年轻人中是数一数二的。第三，他对龄官是真心的。他虽为戏班子总管，却只钟情于龄官一人，从未听说他与别的女孩有什么绯闻。心上人病了，他急急地请了大夫来瞧；怕她病中烦闷，特为买了会演戏的小雀儿来逗她高兴；她看着小雀儿伤心，他又忙忙

这个唱戏的龄官怎样勾引少爷，还想元妃省亲那回，为什么